



樹

周立修

樹，那是一種綠色的思維。

樹，那是一把綠色的傘。

樹，那是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形像。

溪邊的樹，有漁翁垂釣的閑散；古厝邊的樹，有守護神的嚴肅；山中的樹，有隱者的飄逸；雨中的樹，則有少女的秀麗。樹的種類很多，有的高大，有的矮小，有壯碩的，也有瘦削的，各有各的韻味，跟人類一樣，他們也有自己的性格和生活天地。

樹雖多，最愛的還是榕與竹。竹子，是我最早接觸的一種樹，自個兒家旁邊便有一叢竹林，小時候最喜歡拿他金狀的嫩葉把玩。修長的綠色軀幹配著劍般的葉，挺拔的模樣頂像個軍人，不過就是太瘦了些。至於詩人畫家筆下的墨竹，那又是另一番趣味了，在那些或濃或淡的墨色間，竹的形象便更加超然了，細看之下，那筆墨之間，似乎還多了些什麼，我想大概是文人的傲氣和孤立感吧！竹，這種孤芳自賞的性格，倒也真叫人喜愛，看他那副怡然自得的樣子，真使人羨慕呢！北宋大才子蘇東坡曾感慨地說：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」，頗有不食煙火的味道。清代的鄭板橋也是愛竹之人，他幾乎畫了一輩子的竹。

榕樹則沉靜厚實，是一種和藹可親的種類，尤其是老榕，那就更能顯出他慈祥的長者風範了。粗壯的枝幹上常有一些小植物寄生著，有些則是黴菌，泛著灰灰白白的顏色，像是為他的生命鐫刻什麼似的。每當夏日午后，涼風襲來，細條狀的氣根便飄颺起來，想必那是他蒼老的長鬚吧！初春的時候，自繁茂的枝葉透過一絲光來，葉子便可看出各種的變化。新的幼葉是嫩綠帶黃顏色，成熟的葉片是翠綠色的，老葉則呈墨綠，而枯葉則呈金黃帶紅，時而飄下，不急不徐，如果這也算是一種葬禮，那就是大自然的美麗安排了。在這些小小葉片中，我似乎能看見四季行移，時光流轉，生命的成長與消逝，每一片葉象徵每一個奮鬥的生命，一棵樹便包含了無數生命，所有的樹便可以寫下一部歷史，這一部歷史，你不懂，我不懂，只有綠色的生命才懂，雖是如此單純，但它的哲學竟是如此貼切而自然。有時在樹下午寐，做個小夢，也是一件愜意的事，把快樂與煩憂一併拋在腦後，在微風吹送中，沉沉睡去，夢見一株樹，抽芽、吐葉，成樹成蔭，成一片森林，而可愛的家居便築在森林的中央，一片綠色的世界，綠色的夢境便成型了……。

以前愛樹，也畫樹，曾揹著畫架，走遍兩城尋覓心愛的樹。那時曾發誓，要畫盡自己所能見著的樹，並且為他們每株取一個好聽的名字，這種豪情壯舉，雖未實現，但也給年輕的日子添上筆色彩。我想我是幸運的，因為我曾為熱愛生命而付出過。樹，該是最誠實可靠的朋友了，小孩同他玩耍，年輕人向他吐訴戀情和希望，老人則邀他一塊回憶。樹，是與世無爭的沉默者，若問他問題，他久久的沉默便是最好的答案。有時感覺自己心中也有一棵樹，他忙著伸直枝幹，發出新葉，吸收陽光，努力把根放得更遠紮得更深，我漸漸了解如何去呼吸泥土的芳香了。髮叢中有些小蟲在叫了，夜深以後，枝上每一片葉子都會仰起頭來，對著滿天星辰說：「我會長大」。